

内部材料
请勿外传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毛主席语录

(供学习中央〔1974〕1号
文件，批林批孔用)

工程兵政治部宣传部
一九七四年二月

(一)

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九〇七年十一——十二月），《列宁全集》第 13 卷第 303—304 页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

和贫困（或者弄得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一九一八年十——十一月）第 27 页

革命愈深入，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九〇七年十一——十二月），《列宁全集》第 13 卷第 304 页

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毛泽东：《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
《毛泽东选集》第 271 页

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

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不是完全的梦呓？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641页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二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

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毛泽东：《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475页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172—173页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

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一九六七年第十期《红旗》杂志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

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转引自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八月的一次谈话，转引自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

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毛泽东，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泽东，转摘自《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

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
转引自九大政治报告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毛泽东，转引自十大政治报告

(二)

亚当·斯密比蒲鲁东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远些。他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八四七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0页

我们可以看到，“高贵的”卡莱尔完全是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的。整个历史的过程不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他们自然为一定的、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本

身的发展所决定，——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永恒的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所决定，……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即认识了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人（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愚人与贱人）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这样，老问题又自然产生了：到底谁该统治呢？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浮夸的讨论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一八五〇年三——四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6—307页

反对派歌颂列宁同志是天才人物中最有

天才的人，这已经成了他们的老一套。恐怕这种赞扬不是真诚的，这里也含有战略上的诡计：他们想以叫嚷列宁同志的天才来掩护他们离开列宁的行为，同时来强调列宁同志的学生们的弱点。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十八日），
《论反对派》第 58 页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 22 页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毛泽东：《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
《毛泽东选集》第 272 页

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
823 页

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

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

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
按语（一九五五年）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 222 页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 225 页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毛泽东，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三)

这些人怀疑整个人类，却把个别人物神圣化。他们描绘出人类的天性的可怕形象，同时却要求我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一八四二年四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0页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一八四四年九——十一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

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一八七九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374 页

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269 页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71 页